

春的语言

西藏民族大学 周德仓



花是春天的独有语言，而每一个人看到花，都会心有所感，领悟花的寓意。

春季即花季，百花争艳，向人们展示出一季最具活力、最具生命力象征意义的图景。没有人不会被花吸引，并一直欣赏。沉溺于花海，“风花雪月”，被大自然的艺术造诣所征服，并不是缺点，因为花不仅是美的符号，更是美的寓言。读花即是在读青春。

花以美颜吸引“观众”，特别是刚刚经过万木凋谢的冬季之后，这种喷薄而出的青春活力，对任何人都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美丽当然自带魅力。

鲜花总会触动人的心灵，由此感慨生命的美好、失落和短暂无常，难道美好却不能永久驻留？度过青春，任何成熟和沧桑，在鲜花面前都会

黯然失色，无论成熟和沧桑有多么辉煌。

大自然四季更替，一岁一枯荣，容易给人一个错觉，觉得生命似乎可以“轮回”，这是人类在敏感地意识到生命的宿命之后，做出的最美好的期待，但实际上，今年之花，已经不是去年之蕊，看似轮回，实则除旧布新。所以，也不必羡慕鲜花，世间生命，没有一个可以逃脱生命法则的约束，生命从开始、灿烂到衰落，不过是一个过程，体验就好，不必慨叹和伤感，你走到的地方，就是你的风景，大可不必东张西望。鲜花的从容自如，顺应天然，真是人类学习的楷模。

人们相信，鲜花不仅有美丽的容颜，而且也有自己的气质和情怀。当人们欣赏春天的时候，不仅赞赏她的绚烂，更有必要把目光凑近一点，寻觅那些最独特的容颜和

体态，发现不易觉察的细节，感受鲜花的心跳，与她的心灵共鸣。

在鲜花家族中，玉兰格外出众。她不仅毫不羞涩地展示自己的青春容颜，更是舒展大气地绽放情怀，既可以包容，也更能开怀，一朵玉兰，就是一个世界。她有时皎洁，有时热烈，风格不同，心灵始终如一。她并不是春天的先行者，但却一直在努力最早绽放。她不是开创者，但却是奋斗者，除过天才，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积极践行生命状态。玉兰叫人有理想，但不空想，直观展示一种真实可行的人生状态，不觉得美好遥不可及，让人感到亲切和激励。

并不认为欣赏鲜花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的专利，鲜花自己似乎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限定，所有人都有资格做她的观众和灵魂伴侣，并不需要区分性别、年龄、阶层，由此赋予观

赏特权或颁布禁令。岁月并不会绕过每一个人的躯体和外貌，但却从来不为心灵设置藩篱，苛责心灵，禁止心灵年轻。如果身躯无法与鲜花媲美，而心灵却能跟上年轻的节奏，这就是青春的样子。如果不愿落伍，那就不会落伍。

与绿树、青草比较起来，鲜花最为艳丽，但却最为短暂。这就引出衡量生命力的两个标尺：一是长度，一是力度。人们总想二者兼有，但不过是幻想。人生有涯，时间就是力量，有长度，最终能获得力度，长度本身就包含力度，而且长度可以积蓄力度。如果选择向鲜花学习，以一时之激情，乍然爆发出来，轰轰烈烈，然后牺牲，也是人生的另一种成就方式。

不论是以绿草为楷模，还是以鲜花为榜样，都是合理的选择。不过，从普通人的视角看来，大可不必一味追随鲜花之美艳，羡慕“昙花一现”，瞬间震撼世界，却可以学习绿草，以坚韧持久的努力，向自己的人生目标走去，因为人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多的正是普通人，而我正是其中一员。美好不仅在于艳丽，更在于质朴，在坚持中释放生命活力，这才是绚烂的极致，绿色也是春的语言。在春天里，花、草正是这样互为表里，一同塑造春天。如果认为春天的气质仅仅是惊艳，那就是对春天最大的误解。

展翅飞翔的鸟儿

杨军民

春天，正是赏花踏青的好时节。这个春天，观鸟吟诗成了宁夏石嘴山的新景观。

近两年，石嘴山一带的鸟儿越来越多。我值班的场站有阔大的落地窗。工作间隙，偶一抬头，就看见院子地面落着密密麻麻的一群麻雀，有的蹦跳而行，有的忽起忽落，有的交头接耳。它们像一群调皮的孩童，一时“呼”地一起起飞，为天幕缀上一朵朵盛开的花，一时又如一卷滚动的画轴，翻卷着铺在地面上。它们灵动的眼眸和活力十足的振翅声，总能让人心头雪化般清爽起来。院子的栅栏顶端，时常还有一两只喜鹊光临。与热闹群居的麻雀相比，喜鹊有些形单影只。它是什么时候落下的，又是什么时候飞走的，我都不知道。但我记住了它的尾巴，如一把折扇，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

恍然间想起去年夏天，去拜访一位朋友。朋友家的小区院子里有几棵经年的老槐树，蔚蔚然遮天蔽日。朋友相见，自然要小酌几杯，因不胜酒力，晚上便留宿在他的书房。梦境中，鸟鸣阵阵，倏然惊醒，方知是现实潜入梦中，鸟鸣来自窗前的那棵老槐树。夜里落过一阵雨，空气潮湿，树叶晶莹。繁密的椭圆形叶片在青灰色的天幕上微微摇晃，鸟儿们就在叶子间。

“唧——啾——”
“啾儿，啾儿！”
“唧、唧、唧、唧！”
“啾、啾！”

有的气定神闲，一字一句，似老者低吟；有的细语轻声，在空中划出若有若无的弧线；有的如机枪枪响，一梭子接着一梭子；有的似乎刚张口又闭上了，短促婉转的声音如一根针一点点扎入泥土……无法分辨哪一声是哪只鸟叫的。

多么美妙的清晨啊！我索性闭上眼睛，静静聆听。那声音错落有致，声声入耳，似有一位卓越的作曲家早为它们谱好了高妙的曲子。多层次的鸣叫似阵阵潮涌，跌宕起伏。置身其中，一时仿佛步入高雅的音乐殿堂，那里有俞伯牙与钟子期的高山流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翩跹蝶舞；一时又如入乡间舍里，一户小康之家在七嘴八舌地谈论麦浪里的希望，一间晨读的教室里孩子们朗诵着流传千年的经典。当然，也可能是鸟儿们在发自内心的感念种下这一片浓密绿荫的人。

“嘎嘎嘎嘎！”一连串嘶哑厚重的鸟鸣声加入进来。老鸦！此刻，天光已经大亮，我没见那只老鸦，却看到树叶间一个个娇小的身影正忙碌地变换着位置，闪展腾挪，如书法中的笔断意连。原来，在我们这座西北小城，也有那么多在隐蔽处婉转鸣叫的鸟儿，我们却可能在慵懒的酣眠中忽略了它们，忽略了这一声声的浅吟高唱，忽略了这一声声对生命和自然的礼赞。

我曾以为，这些所见所闻就足以代表这座城市的鸟儿了，直到那一张张绝美的鸟类照片出现在朋友圈。在灿烂如火的朝霞和夕阳下，在亮蓝色的湖泊和斑驳的雪地上，在糖色的土地和闪着银光的滩涂上，画面的主角——那些鸟儿，或是飞翔，或是停驻，或是引吭高歌，或是低头觅食。那又是些什么鸟啊——仙风道骨的灰鹤，美丽优雅的天鹅，精巧如诗的白鹭，体态鲜明的黑鹳……很多都是难得一见的保护动物。拍摄和发布这些照片的是石嘴山的几位资深摄影爱好者。

他们常年奔波在黄河石嘴山段的湿地和土地上，有的跟踪拍鸟七八年，有的已经拍了几十年。他们用目光、用镜头见证了鸟群逐渐壮大，用图片和短视频把它们记录下来。精湛的摄影技术和无人机的助力，让人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生机勃勃的另一面。

资深摄影人陈老师，每天大清早都要出去拍鸟。春分时节，我跟着他寻访他的拍鸟地。滨河大道一路向南，车子沿着隔离带缓缓而行。陈老师热情地向我讲述着某年某日在某地发现了什么鸟儿，那些多年前的时间地点情境居然那么鲜活地记在他的脑子里。他简直就是一本鸟类词典。远远的天幕上飞过一个身影，头顶传来一声鸣叫，田野间闪现出几个亮点，陈老师都能准确地说出它们的名字来。

我知道他的意思：灰鹤已经陆续离开了，应该到来的天鹅此时又在哪儿呢？我们不知如何搭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前方。虽然什么也没看见，但我的脑海里却忽然莫名浮现出一种预感、一幅画面：一只只鸟儿正忽闪着翅膀，向着这座城市飞翔而来。

造访小城的是红嘴鸥。点开朋友发来的视频，我立即被那些鸟儿惊艳到了。一身素衣，脑袋发黑，红嘴红足，形似鸽子，腿又比鸽子长，身形也更加圆润，憨态可掬的样子。那些飞翔的鸟儿如一块块游动的白玉，层叠飞舞，轻捷的身姿和阵阵鸣叫似乎要穿透屏幕而来。它们几乎是在人群中穿梭，有人将食物托举在掌心，瞬间就被叨走了。一些鸟儿飞起来，一些又落下去，飞在空中的活力四射，落在水面的宁静安闲。北方的春天总比日历来得迟一些，虽已过了春分，乍一看仍然是一派冬的气象，湖边路畔随处可见一簇簇枯黄的苇草，花枝树杈都还没什么生气。但因了这些鸟，人们的脸上盛开出这个春天的第一朵花。

看到视频后的第二天，我来到栈桥边。那天刮着风，天气半阴不晴，朋友们劝我别去，说风大，但我等不及了。自从看过那段视频后，我的心就和那些鸟的双翼一起律动着。

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一时兴起，打开手机搜索。这一搜吓了一大跳，这些鸟儿是从云南昆明来的，在这里逗留一阵后将飞向遥远的贝加尔湖繁殖，10月下旬又会返回，最终回到昆明。它们是经验丰富的旅行家啊！它们的行进路线一定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那其实是系在大地上的一条条绿绸带，而每一个停留点都是一枚褒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勋章！

红嘴鸥燃起了人们迎春的热情，也唤醒了诗人艺术的激情。那天，市作协在这里举办了一场诗会，诗人们伴着美丽的湖光山色朗诵诗作、歌唱春天。那些诗句，在人群和鸟群里萦绕徘徊，然后盘旋而上，与鸟儿翅膀扇动的声响互相碰撞，相吟相和，书写在蔚蓝色的天幕上。

告诉你 山坡上
梨花全开了
仿佛远去的雪又折身返回

青草 古老而新鲜
绿得就要融化
牛羊沉浸在浩大的幸福里
蜜蜂来来往往
顾不上擦拭额上的汗水
成吨的花蜜等着它们搬运

孩子们在大地奔跑
放飞的纸鸢
把瓦蓝的天空越抬越高

这些日子 阳光和雨水
轮流来村里串门
鸡鸣犬吠 都喜洋洋的

樱桃红了 枇杷黄了
时刻准备
为你送上珍藏的甜

清晨
熹微的晨光里
老农挑着菜 一步一颤
晃荡出清凉的香

仿佛菜地躬身而起
领着一家子
把乡下的春光送到镇上
香葱翠绿 茼蒿鲜嫩
菜篓头顶黄秧
蒿草怀抱露珠

竹筐里 它们那么安静

写信

(外三首)

◆罗裳

天真地打量着
这座刚刚醒来的小镇

没有吆喝 老农
秉承了土地沉默的品质
只是憨厚地笑着
围拢的人们 满心欢喜
手中的菜篮里
装满嫩灵灵的春天

石桥
飞鸟越过的河流
粗犷的石头
相牵着手 也能越过

在对彩虹的模仿中
石头学会飞翔
凭空开辟出一条道路
过河的石头
从不做拆桥的事
用一生扛起河流的嘱托

这桥上 牛羊走过
荷锄的农人走过
小小的青苔也跟着雨水走过

过桥的种子
从地里回来时 儿女成群

被箩筐接进了家门

只是 两鬓斑白的游子
徘徊在石桥上
怎么也找不到童年的足迹

老井

一眼细流
扶着石壁站起来
就是一口井

井 源源不断地
掏出心窝子里的柔情
喂养人间的烟火
喝井水长大的人
内心澄澈 眼神明亮
歌声温柔而纯净

后来 自来水流进村里
井便日渐孤寂
只有路过的风 陪它说说话
井老了 依旧挺着身子
像深深楔下的石桩
把村庄牢牢锁在大地上

漂泊在外的游子
心里总藏着一口井
日夜流淌着乡愁



名家金句

●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客厅里的好朋友不见得即是旅行的好伴侣，理想的伴侣须具备许多条件，不能太脏，如猫叔夜“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太油腻不能沐”，也不能有洁癖，什么东西都要用火消毒，不能如泥塑木雕，如死鱼之不张嘴，也不能终日喋喋不休，整夜新声不已。不能油头滑脸，也不能蠢头呆脑，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地陪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哪里去找？——梁实秋

●我终于明白挂钟上的时间和手表里的时间只是时间的一个表象而已，它存在于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在涨了又枯的河流中，在小孩子戏耍的笑声里，在花开花落中，在候鸟的一次次迁徙中，在我们岁岁不同的脸庞中，在桌子椅子不断增添的新的划痕中，在一个人的声音由清脆而变得沙哑的过程中，在一场接着一场去了又来的寒冷和飞雪中。只要我们在行走，时间就会行走。我们和时间是一对伴侣，相依相偎着，不朽的它会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引领着我们一直走到地老天荒。——迟子建

●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斑，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梁实秋

●我爱含着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偷眼瞧它一片片地张开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呢。——汪曾祺

●她是那种典型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商店橱窗是她们的日常景观，睁眼就看见的。这些橱窗里是有着切肤可感的人生，倒不是“假大空”的。它是比柴米油盐再进一步的生活图画，在物质需求上添一点精神需求，可说是生活的美学。——王安忆

(据《广州日报》)

不贪胜

◆杨福成

刚会打乒乓球的人，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想一板子把人家打死。我也一直有这种心理。

记得我们单位的一次乒乓球比赛，和我打的一个对手水平很高，但是我不害怕，总是球一上案就将其抽死。

但没有几板子，人家就摸清了我的套路，稳稳地应对，不再给能抽的球，我没有了招，两局就很惨地下了台。

后来才知道，那个对手是我们单位的冠军。

搁置多年后，我又重新喜欢了乒乓球，天天到单位附近的小树林

里去打。虽然练得不少，但技术还是一般，而求胜心依旧不变，老是想赢人家。

那天下午，和一个高手打，大家都尊称他为“国家队”，他虽然不是真正的国家队，也谦虚地说自己是业余的刚会打球，但他的技术绝对是一流的。

我们打了几个球，他就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太想赢了，这样不行，球要一拍一拍地打，要有耐心，不要总是想一下子几下子就能赢球，要稳住，不能慌，认真地把每一个球打上案。



幸好 它们落了一层又一层
并没有惊动窗前的梅花
她们可是此刻最美的精灵啊

当然 只有炉火是不够的
而雪又那么那么静 友那么黑
炉膛里的灰 那么美丽地旋转
也在一直往下掉

静夜的屋檐上又落满了雪
而且是在我还未准备好煤块之前
它就先白了头 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静夜

◆黑小白

●我受爱含着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偷眼瞧它一片片地张开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是不好的，有什么不好呢。——汪曾祺

●她是那种典型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商店橱窗是她们的日常景观，睁眼就看见的。这些橱窗里是有着切肤可感的人生，倒不是“假大空”的。它是比柴米油盐再进一步的生活图画，在物质需求上添一点精神需求，可说是生活的美学。——王安忆

(据《广州日报》)